

## 開放文學 – 歷代筆記 – 熙朝新語 第七卷

正白旗漢軍陳夢球，康熙甲戌進士，未與館選。上特召試《聖人之本論》一篇，稱旨，補選庶吉士。異數也。高安朱文端公軾，少好學，用志不紛。塾師嘗會飲，公不與，讀書不輟。師命餉以酒內，置座間若無睹也。每於古大儒、名臣、循吏之行，輒筆記之。康熙癸酉領鄉薦第一，甲戌進士，改庶吉士，累官文華殿大學士。有《可亭十三種》行於世。

康熙甲戌，丹徒裴之仙偕數人入都會試，有善扶乩者同往。

問中否，乩判一貴字，眾不解。後裴中會元，裴故眇一目，始悟向所判貴字，乃中一目人也。

吳文簡公襄之父與一僧善，後僧患足疾坐山中。一日忽見僧自外至，徑趨入內。跡之，則夫人方坐蓐。誕一子，即文簡公也。由癸巳翰林曆官禮部尚書。康熙壬寅二月，恭與千叟宴。

《紀恩詩》云：「六旬今列千官宴，兩榜原登萬壽科。」

宋牧仲葦，先撫湖北，後撫江蘇，振拔名流，提挈後進，士林德之。性嗜古，精鑑賞，名人書畫一見即別真贋。嘗寫水墨蘭竹小幅，湯西崖題詩云：「竹箭美必彩，澤蘭香宜紉。公乎鎮東南，空谷無幽人。偶然托墨妙，寫此平生心。咨嗟魏公儔，小筆乃爾神。」借圖頌德，洵非諛語。

康熙間梁溪陸生者，忘其名，少好學，弱冠游庠。家小康，以好施故中落。妻父故富翁也，頗輕薄之，翁婿往還蹤跡日稀。

後值鄉試，陸以無力納卷，且妻已有妊八月餘，慮無人周顧，意不欲往。同人固強之，捐資以助，陸不能卻，陰屬人聞於妻父母，冀免內顧憂，而翁夫婦若不聞也者。陸為同伴所迫，怏怏而去，倉卒終場。歸則妻患病甚劇，醫決不起，陸徬徨無措。

夜半，妻渴甚索飲，欲溫之，苦無薪，足下有破板，將取以燎火。板甫揭，見白蟻蠕動。撥視之，下有巨甕盛白蠟焉。喜欲告妻，聞扣扉甚急。啟關未及詢，眾擁而入，乃報錄人也。正錯愕間，又聞妻大聲作喘，視之，已生一子，呱呱在牀矣。一息之間，三喜畢集。信所謂困極而享者耶。

康熙四十一年九月十五日，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、總督河道軍務臣張鵬翮《河工告成疏》曰：「河工一事，每虞睿慮，親臨閱視，洞悉原委。宸衷獨斷，區畫精詳。折攔黃壩以通海口，築挑水壩。開陶莊引河，以導河北行。培高堰，築六壩，以束淮敵黃。挑張福口、裴家場、張家莊等引河，以暢淮流。修歸仁堤，以節宣水。塞時家馬頭，以杜黃水旁溢。

開王家營減水壩，挑鹽河，以泄黃淮漲水。鑿臧字堡諸引河，逢灣取直，以分水勢。杜邵伯更樓諸口，修運河兩岸排椿。濬深運河，改修中河，以利漕運。疏人字芒稻河，涇潤諸河，以泄運河漲水。挑海溝、蝦鬚等河，以泄下河積水。建高郵、南關、車邏諸滾水壩，以資蓄泄。工程次第完畢。今歲伏汛，黃淮並漲，逾月不消，水勢大過三十五年，而堤防保固，海口通暢，運道深通，民獲耕獲，黃童白叟，感戴聖恩，歡聲如雷，洋溢原野。此皆我皇上神謨睿慮，上與天通。燭照於事前，符驗於事後。用能臻地平天成，萬世永賴之鴻休偉績」等語。有旨，明歲閱視河工。四十二年，聖駕南巡。三月，以淮黃告成，頒詔天下。

賴塔拉巴圖魯從徵耿逆，一日浴於溪，覺水底有物，槎枒如古木，因縛以繩引出之。乃一龍首，鬚鬣宛然，所縛者乃其角也。見者驚走，賴神色不變，徐解其縛。少頃，雷雨晦冥，龍騰空而上。自是人呼賴為縛龍巴圖魯。

錢香樹陳群為翰林時，舟行失足入水，家人救以篙得免。

謂人曰：「吾聞墜水者必有鬼物憑之，倘遇李太白，便把臂去矣。」次日過李白樓，題云：「昨夜未曾逢李白，今朝乘興一登樓。樓中人已騎鯨去，樓影當空占上游。」

海鹽徐個臣容，鄉試前祈夢於忠肅祠，神告之曰：「歸語汝祖，以吳三桂一事報汝也。」容心惡之，既而榜發，竟入彀，而終不悟所謂吳三桂者。歸語其祖，年已及耄，亦茫然不知，久之乃曰：「是矣。三十餘年前，有僕吳姓，與婢女名三桂者有私。汝曾祖母掠治之，吾力諫得免，即以三桂配吳。不謂為神明所鑒，貽福於汝。汝其勉之。」

武進周清原，祈夢於忠肅祠，忠肅迎揖之，有童子立戶側，吟「一片冰心在玉壺」句。讀壺為衡，竊訝之，不敢問。頃辭出，忠肅送及階，握手言曰：「餘事在爾，爾事在餘。」覺後不解所謂。入都謁侍講董公訥，公一見如故，留館其家。先是，董公夢忠肅拜訪，若有所囑，未及咨而寤。質明周至，故異而優禮之。己未應試鴻博，賦題《璿璣玉衡》。恍悟前夢，文思沛然，一如夙構。遂取一等第九名，授檢討，纂修《明史》。

周適分得《於忠肅傳》，同官有以易儲事議之者，周立辯其誣，論始定。初，周赴試後，有平韓卿者精於數，董公使為周占之，當得祭酒。董雲太尊，曰：「否則助教。」及命下謝恩，章服未具，假之平原張良哉官助教者。始信平言有驗也。

西藏達卜喇岩前有前朝《紀功碑》，漫漶剝蝕，僅存十六字云：「雲山為劍，風樹為旗。用彰我武，永靖邊夷。」不知建於何時。

本朝康熙六十年，蒙古王貝勒貝子公台吉及土伯特酋長以西藏平定，請於彼地建碑紀績，奉旨准行。以御制碑文頒發泐石，仰見皇威廣播，聲教遐敷，千古為昭矣。

康熙辛丑狀元聊城鄧悔廬鍾岳，工書法，友愛諸弟，或暮歸過時，必俟於門，諸弟不敢夜出。鄉黨重之。

李文襄公之芳，由順治丁亥進士官至文華殿大學士，剛正沉毅。總督浙江時，平定耿逆不動聲色，以身係天下之重，使數千里危而復安。真社稷臣也。

黃陂王宗伯澤宏未第時，自黃岡赴京，過廬山宿蓮花宮。

未晚而睡，夢坐大殿，見眾僧誦經，取案上棗數枚啖之，遂醒，口中尚有餘味。正訝問，忽見眾僧掌燈列席。問之，是日乃此庵主淨月上人忌辰，眾方祭祀。宗伯大異，起視所供棗，頂上微缺如少數枚者，乃悟前身即淨月也。

士未遇時，遭人白眼，得志後猶憶及之，甚或見諸語言文字間，要非盛德事也，然亦有足快人意者。德清蔡狀元啟傳赴公車時，有同年為山陽令，投刺往謁。令批其刺，令閩人查明回復，蔡佛然而去。及第後，令以厚帑謝過。卻之，寄詩云：「一肩行李上長安，風雪誰憐范叔寒。寄語山陽賢令尹，查明須向榜頭看。」

孫侍郎在豐官侍講時，上命講「性相近也」。對曰：「性本聖愚一樣，但此論義理之性。若氣質之性，便不能一樣。」

上曰：「義理、氣質有兩個性乎？」對曰：「義理即在氣質之中，二者一也。」上嘉賞之。

康熙二十二年正月十四日，上御乾清門，宴內閣大學士、

學士、各部院等堂官、翰林院學士、講讀、日講、編檢、詹事

坊局、科道掌印官九十三員。敕諸臣歡忻暢飲，笑語無禁。宴畢，覆命近御座前觀燈，更賜卮酒，露醉者令內官扶掖而行。

明日御制《昇平嘉宴詩序》，首唱「麗日和風被萬方」句。群臣集太和殿下，仿柏梁體以次賦詩九十三韻。宣上德而通下情，雖卿雲糾縵之辭不是過也。

安溪李文貞公光地，未達時祈夢於神，贈以一聯云：「富貴無心想，功名總不成。」覺而惡之。後中康熙庚戌科進士，官至相國。方知戊字似成而非成字，想字去心恰是相字。

蔡宗伯升元《紀恩集》載其《傳臚詩》云：「入對彤廷策

萬言，句臚高唱帝臨軒。君恩獨被臣家渥，十二年間兩狀元。」

一時傳誦，以為科名盛事。

范忠貞公承謨撫浙時，杭之西溪有虎攫人，遣卒往捕不得，公患之。一日，自詣水月和尚卜之，告以故。和尚答云：「山頭大蟲任打，門內大蟲莫惹。」公不悟，未幾遷閩督，殉逆藩之難，乃悟門內大蟲閩字也。事由前定，信然。

易州范良鼎女，許字未婚而夫死，女聞之自縊。庭前海棠一株方花，甚穠豔，烈女死，花忽盡變為白。一時文士歌詠甚多。

江南尤生將赴鄉試，而苦無貲。夜夢人告曰：「市橋下有白金二錠，重二十兩，五更可往取之。」如言而往，無所見。

再夢，再往，亦如之。橋側有銀工某，怪其數早行，邀詢之，以實告，且歎鬼神之弄人也。至晚又夢，且促其早往，至則果有白金如數。銀工覘得之，又邀而問焉，對以故，且示之金。

銀工曰：「誤矣。吾昨聞君述夢以為癡，聊熔鉛錫以戲君耳，不意誤取篋中金以往。然神先告君，特假手於我。此定數也。」即舉以相贈。是科尤領薦，乃倍酬銀工。

順天萬維岳嵩，順治丁酉解元，康熙庚戌進士。其入學題乃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。食餼，則博我以文，約我以禮。」丁酉領解，首題即「顏淵喟然章。」明年世祖御試，題「克己復禮為仁。」自謂平生與復聖有因緣。比庚戌會試，題無顏子語，意頗不憚。及榜發中式，房師乃曲阜顏主事光敏也。

宣城自本朝來，科甲最少。康熙己未，施愚山閩章、高阮懷詠、孫子立卓以辟薦，茆楚畹薦馨以鼎甲，同時入翰林。時施園有梅，三月復開四花，恰應四人所居方位。咸以為異，繪圖題詠焉。

康熙十六年四月十五日，內大臣覺羅武、一等侍衛兼親隨

侍衛首領耀色、一等侍衛伊塞護禮、三等侍衛伊素奉上諭：「

長白山係本朝發祥之地，今乃無確知之人。爾等四人前赴鎮守兀喇地方將軍處，選取識路之人往看明白。以便酌量行禮。欽此。」欽遵於五月初四日起行，八月二十一日回京覆命。疏稱：「臣等於五月十四日至盛京，十六日由盛京起行，二十三日至兀喇地方。轉宣上諭於將軍等，隨查兀喇寧古塔及兀喇獵戶所居村莊等處，俱無確知長白山之人。僉雲曾遠望見。惟都統尼雅漢之宗族戴穆布魯原係彩獵之人，今已老退閒，自稱：我輩原在額赫訥陰地方居住，我雖不曾躋長白山之巔，曾聞我父云：如往獵於長白山腳下，獲鹿肩負以歸，途中三宿，第四日可至家。以此度之，長白山離額赫訥陰地方不甚遙遠，我不知其他等語。因訪問，雖不曾至長白山，如赴額赫訥陰地方，水路幾日可至？陸路幾日可至？亦有知往額赫訥陰地方陸路之人否？據管獵戶噶喇大額黑等口稱：如乘馬由陸路前赴額赫訥陰地方，十日可至。如乘小舟由水路而往，途中全無阻滯，二十日可至，倘遇水漲阻滯，難計日期。有獵戶喀喇者知赴額赫訥陰地方陸路等語。臣等隨議每人攜三月糧而往，又思或三月糧盡，或馬匹倒斃，不能歸家亦不可定，隨語鎮守寧古塔將軍巴海，可載一船米於額赫訥陰地方豫備，我輩糧盡，以便於彼處取用。將軍巴海云：大船不能過鬆阿裡河大險處，當即載米十七小船，至額赫訥陰豫備。臣等即擬於六月初二日起行，又思由水路而往，倘遇水漲阻滯，稽遲時日，不能即至。因與噶喇大額黑約：我輩乘此馬匹肥壯，速由陸路往看，俟看過長白山回時，再由水路逆流而上，前赴額赫訥陰地方。約定。臣等帶領固山大薩布素於六月初二日起行，經過文德痕河、阿虎山、

庫勒訥林祁爾薩河、濛沱河、沙布爾堪河、納丹佛勒地方、輝

發江法河、木敦林巴克塔河、納爾渾河、敦敦山、卓龍窩河等

處，至訥陰地方江乾。不意噶喇大額黑乘小舟而行，半月程途，七日齊至。因語固山大薩布素，我輩乘小舟由江中逆流前赴額赫訥陰地方，汝帶領官兵馬匹，由瓦努湖河逆流而上，由佛多和河順流而下，前來額赫訥陰相會。約定遣發去後，臣等於十一日至額赫訥陰地方，固山大薩布素等於初十日已至。因前進無路，一望林木，臣等與固山大薩布素商議，令薩布素閒散章京喀達與識路徑之喀喇，帶領每旗甲士二十名前行，伐木開路。

並諭：如望見長白山，可將行幾日方得望見？有幾許路程？相度明確來報。我輩住二日亦即起行矣。隨於十二日遣發前行去後，本日據固山大薩布素差人顧素前來報稱：我等別大人們行三十里至一山頂上。望見長白山不甚遙遠，似止有一百七八十里等語。又續差艾喀來報，稱：先差人來後，又至一高山頂上，望見長白山甚明，約有百餘里，山上見有片片白光等語。臣等趁未有兩水之時，急往看驗長白山。因留噶喇大額黑督捕珠蚌。

於十三日起行。十四日與固山大薩布素等會於樹林中，揣摩開路前進。十六日黎明，聞鶴鳴六七聲。十七日，雲霧迷漫，不知山在何處，因向鶴鳴處尋路而行。知遇路蹊，由此前進直至長白山腳下。見一處周圍林密，中央平坦而圓，有草無木，前面有水，其林離住紮處半里方盡。自林盡處有白樺木宛如栽植，香木叢生，黃花燦爛。臣等隨移於彼處住紮。步出林外，遠望雲霧迷山，毫無所見。臣等近前跪誦綸音，禮拜甫畢，雲霧開散，長白山歷歷分明。臣等不勝駭異。又正值一路，可以躋攀，中間有平坦勝地，如築成台基。遙望山形長闊，近觀地勢頗圓，所見片片白光，皆冰雪也。山高約有百里，山頂有池，有五峰圍繞。臨水而立，碧水澄清，波紋蕩漾，殊為可觀。池畔無草木。臣等所立山峰，去池水約有五十餘丈地。周圍寬闊，約有三四十里。池北岸有立熊一，望之甚小。其繞池諸峰，勢若傾頽，頗駭瞻視。正南一峰，較諸峰稍低，宛然如門，池水不流，山間處處有水，由左流者則為扣阿裡兀喇河，右流者則為大訥陰河、小訥陰河。繞山皆平林，遠望諸山皆低。相視畢，禮拜下山之際，峰頭有鹿一群，他鹿皆奔，獨有七鹿如人推狀，自山峰陸續滾至山下閒散章京畢楊武裡等駐立之處。臣等不勝駭異，因思正在乏食，此殆山靈所賜，隨望山叩謝，收其七鹿。

臣等上山之時原有七人也。自得鹿之處退至二三十步，回首瞻望，又忽然雲霧迷山。臣等因清淨勝地，不宜久留，於十八日言旋。回視先望見長白山之處，因雲霧蒙籠，遂不得復見山光矣。二十一日回至二訥陰河合流之處，二十五日回至恰庫河，此河乃訥陰東流會合之所。二十八日正行之際，適遇頒到敕旨。

臣等不勝歡忭，捧讀敕旨，感激靡盡，當經叩頭謝恩訖。二十九日，因馬瘦不堪馳驅，自恰庫河水路乘小舟而歸。經過色克騰險處、圖白黑險處、噶爾漢險處、噶大渾險處、薩滿險處、

薩克錫險處、法克錫險處、鬆阿裡大險處、多渾險處，乘一葉小舟，歷此大江九險，得以無恙而渡者，皆仰賴皇上洪福之所致也。七月初二日，回至兀喇地方，又往看寧古塔等處地方。

於十二日至寧古塔，遍看會寧府等處地方畢，於七月十七日自寧古塔起行回京。臣等奉命於人跡罕到之處創辟路徑，行於不見日色深林之內，無一日阻滯，得見長白山，皆我皇上敬念祖宗，誠心感格神明之效也。謹疏奏聞。」奉旨：長白山祖宗發祥重地，奇跡甚多。山靈宜加封號，永著祀典，以昭國家茂膺神貺之意。著禮部議奏。禮部議覆，應將長白山封為長白山之神，相擇吉地建祠。照五嶽例，每年春秋二季致祭，祭祀所行禮儀應用等物，亦照五嶽。今未建祠之前，應特遣大臣往封致祭。其封神祭文及每年春秋二次祭文，交與翰林院撰擬，工部酌量題請建造祠宇成日，始行春秋二祭可也。

侯官陳解庵學夔，康熙己酉舉人。耿逆之變，抗節匿橘園洲三年，不受偽職。尋丁父憂，廬墓側，任司寇克溥首薦之。

略曰：「昔長安賣賦，洛陽之紙頓貴。今全節罵賊，睢陽之舌猶存。」時服未闋，郡縣迫之赴京，吁乞終喪，得請歸。後授寧陽令，興利除弊。撫臣錢公珏疏薦，升兵部。

朱竹垞檢討研經博學，上徹九重。其所著述，固已風行海內矣。即一二緒餘，亦有穎異獨絕者。幼時塾師舉「王瓜」使屬對，即應聲曰「后稷」。師怒之，而心服其對之工。在京師時與人會飲，各舉古人男女成對者為酒令，得太白小青、無咎莫愁、灌夫漂母、武子文君、東野西施等字。又嘗舉《四書》一句合四聲，得「康子餽藥，兵刃既接」二語。又除夕集唐作對聯云：「且將醅酌酬佳節，未有涓埃答聖朝。」罷官後集聯云：「聖朝無棄物，餘事作詩人。」

湯文正公為庶子時，夜夢登高山，已陟其半，忽一人自後越之，湯鼓勇至山巔，有室懸《麻姑仙壇記》。既覺不知所謂。

癸亥冬閣學缺出，特用左春坊王鴻緒。甲子閣學又出缺，湯遂繼擢。是年六月，特簡江蘇巡撫。蓋麻姑壇在撫州，而蔡經家在

吳縣洞庭山也。事之前定如此。

康熙二十四年十月丙午，五色慶雲見。時方克復雅克薩城，命薩布素等撤兵，鄂羅斯遣使乞和。

康熙二十五年，諭禮部翰林院：「自古帝王致治隆文，典籍具備，猶必博採遺書，用充秘府，益以廣見聞而資掌故，甚盛事也。朕留心藝文，晨夕披覽，雖內府書籍篇目粗陳，而衰集未備。因思通都大邑應有藏編，野乘名山豈無善本，今宜廣為訪輯。凡經史子集，除尋常刻本外，其有藏書秘錄，作何給值採集及借本鈔寫事宜，爾部院會同詳議具奏。務令搜羅罔軼，以副朕稽古崇文之至意。」閏四月，禮部等遵旨議覆：「購求遺書，應令直隸各省督撫出示曉諭，如得遺書，令各有司會同儒學教官，轉詳督學及該督撫酌定價值，匯送禮部。其無刻板者，亦令各有司僱募繕寫，交翰林院進呈。有願自行呈送者，交禮部匯繳。」得旨：「自古經史書籍，所重發明心性，裨益政治，必精覽詳求，始成內聖外王之學。朕披閱載籍，研究義理，凡厥指歸，務期於正。諸子百家，泛濫奇詭，有乖經術。

今搜訪藏書善本，惟以經學史乘實有關係修齊治平、助成德化者方為有用，其他異端稗說，概不准收錄。該部院即遵諭行。」

汪茗文琬，以鴻詞科改翰林院編修，入史館僅六十日，講史傳一百七十餘篇，遽以疾請歸，終不復出。甲子冬，聖祖南巡至蘇州，在籍諸臣恭迎聖駕於河乾。上召撫臣湯斌諭曰：「汪琬久在翰林院，文名甚著。近又聞其居鄉，不與聞外事。可嘉。」賜御書一軸以榮之。

凡翰林賜宴瀛台，定在暑節。每趁早涼入西苑門，大柳星稀，高槐露下，宮牆緣岸間安步徐行。菰蒲四面，水禽啁晰，與江南水鄉無異。暨渡板橋，則荷香襲衣，聞流滴耳，宛在夢中聽箏築聲。然後復從內苑牆入小紅門，割然大湖。有紅板長橋橫跨水面，橋夾朱欄，欄外維列魚罾，凡朝官渡橋者，俱許抽罾捉魚，得即攜歸。於是迤邐達瀛台門。惟賜宴時則詔從開口北上，直西浮道通梁，中有層亭，兩面帳房如號舍排列。上命登舟，泛太液池。即從過船亭登舟，芰荷十里，望如著錦。

北面望金色搖曳，則別一境地矣。李石台來奉《應制詩》云：「紅橋循蟻渡，綠樹貫魚歸。」蓋紀實也。

台州洪虞鄰若臯，敬事呂祖。順治戊子領鄉薦，壬辰會試前，與鄰生何陳二姓同禱於呂祖，問南宮捷否。拜起，見爐灰書「中阿」二字，是科僅中陳何，始悟析二姓之半而成阿字也。

乙未會試前，洪夢神贈以詩云：「大固崔巍正展旗，春光逗發遠為期。君家福分非輕淺，先報瓊林第一枝。」是科果捷。

萬柳堂為益都馮相國溥別業。每逢不已，輒與朝士修禊其中，飲酒賦詩。王戌上巳，益都將有致政之意，《首倡詩》第六句云：「水萍風約故沿留。」徐健庵春坊和云：「盡日行吟步屢留。」施尚白侍講和云：「回溪時有斷雲留。」陸義山編修和云：「落花香倩蝶須留。」方渭仁編修和云：「煙宿含山翠欲留。」徐華隱檢討和云：「小雨泥看履印留。」高阮懷檢討和云：「羽觴泛泛去還留。」汪蛟門主事和云：「輕陰時為落花留。」林玉岩中書和云：「檻拂垂楊叫栗留。」聘妍角勝，佳句如雲。相國歎賞不絕，而意似未屬。後至潘稼堂檢計和云：「東山身為草堂留。」相國拍案而起，稱為第一。

米紫來漢雯，順治辛丑進士，授長葛令。到任後清靜無事，民皆安之。米故善度曲。時有剃頭待詔羅漢者。業既猥而貌又甚寢，人咸侮之。一日，方為米剃髮，家童有吹笛者，羅漢忽曰：「誤矣。」命作一弄，甚妙。又令吹笙，曰：「必胡琴和之乃可。」翌日，自制胡琴，和而吹之，果異凡調，雖吳中曲師不能過也。米由是異之，常與究極音律。康熙癸丑，米在長葛見邸報中會試題，其孟子題乃「盡其心者」一節，米歎其難。

適羅漢在側，為闡發傳注，名理燦然。又曰：「此章與宗門某公案相發明。」因引《諸尊宿語錄》如翻水，米益奇之，叩其所學，頗記唐人詩數百首，兼曉篆隸，米以賓禮館之。一日忽辭去，自言有母在河北，當來一別，即往五台不歸矣。後竟不來。

吳江徐電發執幼穎敏，年十三賦詩，即有驚人句。由翰林外用，乞歸，著書自娛。有《菊莊樂府》，早行於世。朝鮮貢使仇元吉見之，以金餅購去。有詩云：「中朝攜得《菊莊詞》，讀罷煙霞照海湄。北宋風流何處是，一聲鐵笛起相思。」其為遠人所慕如此。

山陽張毅文鴻烈，康熙己未薦舉授檢討。二十三年十月，黃河漲發，淮水下注。山陽、鹽城、高郵、寶應、興化、泰州、江都七邑受害。御史李時謙奏請疏濬淮揚下河，以拯七邑之民。

恭值聖祖南巡，相度地勢，發帑救民，遣官督理。張上疏言：「淮揚水患，關係運道民生。淮安以南則山陽、鹽城、高郵、寶應、興化、泰州、江都七邑受害，淮安以北則清河、桃源、宿遷、邳州、睢寧、流陽、安東、海州八邑受害。今皇上准台臣李時謙條議，疏濬淮揚下河，以救七邑之民。適值聖駕省方親過淮揚，洞察情形。特命大臣查勘後復經會議，發帑經理。

大哉帝德，如天好生，七邑之黎何幸至此。但台臣祇知淮安以南七邑之害，而不知淮安以北八邑之害，其苦一也。祇知七邑民田昔受決口之水，今受滾壩之水，而不知八邑民田，在黃河岸以內者其苦尤甚也。臣籍隸淮安，何忍不為八邑生靈再請命於聖主之前乎？伏氣皇上命總河確勘，具題到日再議。」上從之。

京城觀象台上，舊有元郭守敬所制渾天儀、簡儀、銅球、量天尺諸器。本朝康熙二年，以舊儀年久，多不可用，御制新儀凡六：曰天體儀、曰赤道儀、曰黃道儀、曰地平經儀、曰地平緯儀、曰紀限儀。陳於台上，至今遵用。其舊儀移藏台下。

龍中允變作《瓊華夢傳奇》，盛行於時。一日，置酒招王阮亭輩觀之。阮亭酒酣，賦詩，有「自掐檀痕親顧曲，江東誰似阿龍超」之句。蔣靜山仁錫和云：「玉崑崙碎為檀超。」阮亭歎絕。

宋漫堂中丞選江左十五子詩，厥後其中大魁一人，官大宗伯者一人，大學士者一人，其餘任宮坊、人翰林者指不勝屈。

高郵李百藥必恒獨以諸生終，然其詩格之高、才力之大，實為十五人之冠。